



散文

2015 最佳中国

SANWEN

分卷主编

王必胜
潘凯雄

主编
王蒙

辽宁人民出版社

散文

2015
中国
最佳

SANWEN

分卷主编

王必胜 王蒙
编 潘凯雄



©王必胜 潘凯雄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5 中国最佳散文 / 王必胜, 潘凯雄主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6. 1

(太阳鸟文学年选 / 王蒙主编)

ISBN 978-7-205-07994-9

I. ①2… II. ①王… ②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4211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朝阳铁路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5.25

字 数: 267千字

出版时间: 2016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陶 然

封面设计: 白 冰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李 霞

书 号: ISBN 978-7-205-07994-9

定 价: 31.00元

太阳鸟文学年选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蒙

执行主编 林建法

编 委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

张东平 孙 郁

分卷主编

散 文 卷 王必胜 潘凯雄

随 笔 卷 潘凯雄 王必胜

杂 文 卷 王乾荣

诗 歌 卷 宗仁发

中 篇 小 说 卷 林建法 林 源

短 篇 小 说 卷 林建法 林 源

序

热闹、沉寂及其他

王必胜

算来，编辑年度最佳散文、随笔有十五年了，出版社的不离不弃，作者的支持，读者还算认可的理解，这件事能坚持下来，殊为不易。

如今散文（不仅是散文），包括所有的文学吧，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读者和市场。面对难以纷纭莫辨的文化现状，原有的认知标准，原有的文学状态，如何接受读者和市场的检验，或者说，散文小说一类纯文学，如何在变化的文化境遇下，生存发展下去？不能不是作者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老话说，文学（章）合为时而著。除了要与现实保持相当关系外，也要适应变化了的读者审美要求和发展的文化状态。所以，每在遴选年度散文时，既要保持着应有的文学品质，也要有新的文学面孔，打捞新质，发现亮点，力图较全面地反映一个时期的文学面貌。这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初衷。

不妨从另一角度看，时下的散文，缺少理论的分析 and 综合性的概括，直白点说，少有理论阐述，连最为平常的散文评论和作品评介也是少之又少。说散文是老汤窖酒，是文坛的大户，是老少咸宜的文学样式，是较为便捷反映社会人生的文学，可是，其受到理论和评论界的关注是极为有限的。偶尔有评价文字，也是各吹各调，不成气候。而在一些评奖中，作些似是而非的归类，除了做法上的权宜之计外，更是增加了某种评述的乱象。散文现状少有热情的评家们关注，更少有对一些综合性问题进行中肯而深入的剖析。

近若干年，散文在一种原地状态，缓步徐行，没有哪怕是一些引起争议或非议的作品出现，曾经引发的散文关于美与真、史与识、神与形、“大文化”与“小女人”等的议论，也是过往的记忆。平淡的散文创作与平淡的散文研究，形成了散文一个水波不兴、没有兴奋点的状态。这状态，经年累月。作为一个既有传统，也有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文学类别，多多少少是愧对了文学和读者的。

尤其是在选编了年度作品之后，更生如上之想。散文这多年的创作势头，相对于其他文学品种，有些式微。除了理论和评论的疏离之外，也因为，一是没有太多的佳作为之支撑，二是没有形成新的创作趋势和路数，主

要的是，对现实的生活缺少有激情、有生命力地书写。换言之，回忆加追思，过往与记忆，故人与故事，多成为时下散文的主要内容，不能不是一个缺憾。面对时代和现实的变化，不要求文学的急功近利，可是，没有现实的人生照应，没有人文精神的契合与勾连，是难有亮点和新质的，尤其是对于时代人文精神的呼应。这些并不要求是宏大叙事，像报告文学那样的轰动姿态，也不是追求纪念碑式的“枕头书”，像长篇小说那样的巨大厚重，而散文无论是短制，还是长篇，人文精神和现实的姿态，既是风骨，也是内涵，唯其如此，才有自己的声音和反响。这不是大话，也不是新话，而是常被忽略的大实话。

所以，时下的散文，只是悠游于沉静平缓前行中，而这种状态也迹近沉寂。沉静并不是问题，静寂对于一个作家也许不无益处，而对于文学来说，也许是一个过程，一个路径，但是不够，散文是文学的长老级人物，是历久弥新的文学常青树，也是人类最可亲近的文学之友。爱之深而责之切。就目前看，这个沉寂有点时日了，也令人不甘。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是为序。

乙未冬日 北京

目 录

序 热闹、沉寂及其他	王必胜
------------------	-----

王 蒙 奇葩的故事	1
陈忠实 不能忘却的追忆	5
熊育群 旧年的血泪	19
王 童 腾冲的虹	38
南 帆 泥土哪去了	43
赵 玫 陪你在暮色里闲坐	51
谢 冕 我怕惊动湖畔那些精灵	57
龙 一 玩具的力量	60
吴晓波 让生命, 享受美好	64
张承志 歌手和游击队员一样	67
阿 来 海与风的幅面	75
王巨才 黔北故事	83
周大新 又见青瓷	87
潘向黎 泉州, 泉州	91
李 娟 遥远的向日葵地	96
汪惠仁 天津笔记	100
徐 剑 西域断章	113
韩少功 落花时节读旧笺	121
陈建功 我和父亲之间	143
阎晶明 一个人和一种命运的逝去	148
胡竹峰 人物册子	155
梁晓声 父亲的荣与辱	166
汤世杰 锦瑟无端	173
田 瑛 未来的祖先	177
梅 洁 迁徙的故乡	181

张滢莹	我要写写这个老宅，在它即将消失的时候	191
习 习	流 徙	194
简 默	活在尘世中	206
丁 燕	看得见东江的出租屋	213
裘山山	八千里路云和月	228
秦 岭	渭河是一碗汤	233

奇葩的故事

王 蒙

—

这几年我写回忆录，写政论文论，写老庄孔孟与《红楼梦》研究评点。叫作“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当年萧军说过，写小说就像娶媳妇，是青年人的事。

还有，中国的小说是对着“大说”来命名的，庄子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近道也，难矣哉。”小说来自茶馆酒肆，引车卖浆之人，茶余酒后，道听途说，犹如今天的八卦、段子，狗肉包子，上不得台盘，不是高大上。

英语里的小说——fiction，则强调它是虚构的文学作品。巴尔扎克的说法，“小说是庄严的说谎”。它并无卑微、低下、渺小的含义。中国从来看得起散文诗歌，看不起小说、戏曲。有一年，几个评论家大批小说题材写得太小，说是净写小男小女、小猫小狗、小花小草……，不免令人叹小说之并非“大说”也。

把小说写得很大很大的也是有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雨果、狄更斯就写得大气凛然，而曹雪芹则写得大亦小矣小犹大，无为有处有还无。

年事已高也罢，不一样的“大说”，写得再多，发行得再多，对于俺，仍然不尽兴，仍然太憋屈仍然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

还是写小说更文学，更想象，更自由，更多情，更个性，更心如涌泉、意如飘风，更灵活，更留下了创造、理解、叹息、猜测、推敲、落泪、戏谑、惊奇、发挥、赞美，形而下与形而上、更真实的虚构与虚构的真实、更内里的深邃与更鲜明的直观，还有懂与不懂、看得下去与看不下去、五体投地与气急败坏、竖大拇指与评头论足的空间。

有一位写作同行说，一件事想得清楚就写文章，想不清楚就写小说。说得挺逗，其实挺深。

小说其实有更大的容量，更多的手段，更微妙的过程，更弹性的点化与更性情的开放。当然，小说也可能有更多得多的世俗、低俗、伎俩、套子、魔术戏法、哗众取宠、娱乐消费，同样毫无疑问。能把小说写得高人一等，

写出人生真味，也就更不容易。

谈老庄孔孟你得时时受老庄孔孟的辖制。政论文论你得掂量分析形势政策精神。诗您得尊重形式、语言、音韵、节奏。散文您刚发挥，就该收官了，至少我认为，散文您别瞎编。而报告文学的虚构就更不道德。散文与读者之间不存在小说与读者间的那种允许虚构的默契。

小说对您来说，它的精神活动的领域是无垠的。十八般兵器——写小说而不是写别的体裁，都用得上，都远远不够用。

感谢上苍，八十多岁了还能写出情思机敏灵感自觉充盈的中短篇小说：边写边自我陶醉，还能满天云霞，遍地奇葩，满屏幕的笑靥与泪迹，还有逗眼的包袱与催泪的感觉，还有形象大于思维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余地。

还有那么多问号、惊叹号、删节号、括弧与引号……暂时还不是句号呢。

二

去年国庆节假期的一个大风天，从东南门去与我的青年时代密切相关联的颐和园。六十二年前，当我动笔《青春万岁》的时候，十九岁的小王蒙就那么钟情于颐和园了，那时候还没有见过黄河长江，泰山昆仑，更不要说大西洋与阿尔卑斯山了。

东南门进去就是十七孔桥。看着波涛汹涌，石桥山丘，长廊庭院，漫天落叶，回首往事，若有所思。因为我刚刚接到了一个老友的电话，两三年我们通一次电话，电话的时机与电话里讲的内容完全无厘头。我们都老了。“我们都老了”几个字让我十分感动。这句话最早打动我是看曹禺的话剧《雷雨》，侍萍辨认出她女儿打工的这一家的主人竟是周朴园的时候，她这样说。

一回来写了短篇小说《仇仇》，把大风中的十七孔桥与老友的电话联结起来了。生活中的ABCD，本来是无厘头无关联的，但是某种情绪弥漫开来，就出现了小说的冲动，而且是深深的感动。小说家有时候像魔术师一样，从空中抓来了一只鸟，两副扑克牌，然后从大衣下面端出一玻璃缸金鱼。

于是捕捉土洋男女、城乡老少、高低贵贱的林林总总。弃我去者，昨日沧桑不可留，慰我心者，今日故事何烦忧，长风万里送秋叶，对此可以讲春秋！从抗日的儿童团红缨枪，一直讲到了德国的胡苏姆与奥地利的咖啡馆。你能不享受吗？

意犹未尽，写了另一个短篇小说《我愿乘风登上蓝色的月亮》，这个故

事已经贮存了三年，这个故事与史托姆著、郭沫若译的《茵梦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但是《仇仇》扯出了《茵梦湖》与《勿忘我》，她们又生出了新的当下罗曼斯。

紧紧接着的第二篇小说感慨了入山出山、清浊沧桑、萍水相逢、永远惦记。却原来，小说是惦记也是祝福，是叹息也是顿足，是不能说，不好说，想说，干脆不想说的那么多，那么多。多情最是小说笔，枉为世间泪千行！

进入新年，说的是2015年，一发而不可收，再写了近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抒写了一个男子，尤其是与之有缘的六个奇女子。

如果说写前两个短篇时候我时而还沉浸在虚实相间、感觉印象、文字跳舞的《闷与狂》式微妙里，那么新中篇我一下子开放给了俗世。我早就积累了这方面素材：老年丧偶，好心人关心介绍，谈情论友，谈婚论嫁，形形色色，可叹可爱可哭。久久不想写，是因为太容易写成家长里短肥皂剧。俺不是那种写手也！

一旦敲键，就一点也不肥皂了。素材一开始，不无喜剧因素，颇有奇异的幽默感。这把年纪，已经可以叫作“落在时代后边”了，尤其落在当今女性的心思后边。本来无门径，书写便相知！一旦敲响了电脑键盘，一些荒谬，一些世俗，一些呆痴，一些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直至匪夷所思，一些俗意盎然的情节，随着小说的材文学的手悲悯的心，立马不再仅仅是泡沫，不再仅仅是卑微，不再仅仅是奇闻八卦家长里短，而是无限的人生命运的叹息，无数的悲欢离合的撩拨，无数的失望与希望的变奏，无数的自有其理的常态与变态，温馨与寂寞，手段与挣扎，尤其是女性彩图，以及青中老的过渡，生老病死的忧伤，爱情的缤纷色彩与一往情深，还有永远的善良万岁。我且写且加深，触动了空间、时间、性别三元素的纠结激荡，旋转开了个人、历史、命运的万花筒。

何况还有正在飞速地变化着、瓦解着、形成着、晾晒着与寻觅着的众生风景，载汝以形，苦汝以生，激荡与凝结汝以老，总结升华完成敬礼汝以死。能不拍案惊奇，太息掩涕？

俗人亦有雅念。搞笑不无哀怨。吃惊更生难舍。敲键奏响新曲。为奇葩立传，为男女尤其是女一恸，为生民抒情怀，写尽人生百态，其乐何如！长着一双俗眼，看到的只能是鸡毛蒜皮、洋相丑态。其实，没等着你发歪判决，你已经受到人家的审判。你的眼光清明了些，你注意了茅屋土炕、人间烟火、爱憎情仇、悲欢离合。进一步，你描述了生活的高高低低、坑坑洼洼、苦苦甜甜。再攀援一番，发现了你我他她，主要是她们的不同凡响、风情万种、灵秀千般、心曲可通、伎俩可恕。你透露了天机，勾画了世态，靠

拢了透澈与包容，学会了宽恕与理解，展示了新鲜与发现。你充满了大觉悟与大悲悯。

两个短篇，一个中篇，耄耋之年同时写就，2015年春天同时发表。三篇小说新作、三个男人与他们目光中八个罕见的奇葩女子。这究竟是耄耋还是“冒泡儿”呢？吟道：“皓首穷经经更明，青春作赋赋犹浓。”还有：“忧患春秋心浩渺，情思未减少年时！”春天，赶得恁巧，三篇新作同时在京沪三个刊物都是第四期上与读者见面，俺年富力强时也没这样的纪录唷！能不于心戚戚？于意洋洋？于文咄咄？于思邈邈？

原载《读书》2015年第6期

不能忘却的追忆

陈忠实

走进小岗村

至今依然记得，六年前的清明节刚刚过去，我随中国作家访问团走进安徽省小岗村时，心情很不平静。这个小小的小岗村，悬在我心里足足有三十年了，今日终于得着机缘走进来了。

我说小岗村悬在心中三十年，不是夸张。三十年前的1978年，秋末冬初，我从一场规模很大的修建“大寨田”的会战工地上下来，调进区文化馆这种比较轻闲也更显松散的文化单位，已经基本确定要把文学创作作为主业的人生志向。桌子上、枕头旁摊开着契诃夫和莫泊桑的书，而睡梦里常常冒出我在平整土地或是修筑防洪河堤工地上的这事那事，一时尚不能从我在人民公社（即今乡镇）工作过整整十年的感觉里调整到这安静的书桌上来。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我听到私下里窃窃议论着的一个小道消息，说安徽省已经在农村实施包产到户的“大包干”政策了。直白说来就是“分田到户”了，再透彻说来就是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之前的单家独户种庄稼的形态了，习惯称呼为“单干”。这个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不仅在农业这个系统工作的人议论纷纷，不仰仗土地吃饭的城里人也纷纷热议，对生活在公社体制下的农民的心理瓦解更是不言而喻的。我那时候尚不知道小岗村，窃窃私议发展到沸沸扬扬的小道消息，只是笼统地说着安徽，有的说正在搞“大包干——分田到户”的试验；有的说是农民自发搞“分田到户”，安徽省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农民的越轨行为；还有的说法很夸张，安徽省已全面推行“分田到户”了……之后不过两三年，小道消息已经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达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农村实行。我也曾作为落实“责任制”的工作组成员驻到渭河边一个村子里，让农民把生产队饲养室的骡马和黄牛牵回家去，把大块土地切割成一条一块划归一家一户……那时候，我记住了小岗村。这个向中国农村近三十年的集体化体制——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发出挑战的小岗村，引发了随后被称作“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堪称翻天覆地的伟大改革。

在小岗村村外的田野上，我们一行来到一座别致的展览馆门前，上书“大包干展览馆”。我看到这个名称便怦然心跳了，及至走进展馆，在看到那幅被放大的秘密盟约时，竟有一种屏息的感觉。秘密盟约仅有两三行文字，即要搞分田到户的“大包干”，上面有这个不足二十户人家的生产队的十八个干部和社员的签名，而且每人都按上了自己的指印。我反复默读着那几行简短的文字，久久凝视着那十八个签名和指印，心中涌起的是一种神圣的景仰。秘密盟约最后一句文字申明，如果此举暴露而招致某人坐牢或杀头，其子女由所有签名者共同帮助抚养到十八岁。这无疑是一个生死盟约。生死盟约的十八个结盟人，在签写自己的名字再按上手印的那一刻，都有了坐牢乃至杀头的心理准备。而能促使这个不足二十户的小村庄的十八户当家男人豁出命来要搞土地“大包干”，任谁都会想到他们的光景怎样难以为继……姑且不评说其精神和意义。

6 我的眼光最后停驻在“严俊昌”的名字上，他当时是小岗村的生产队长，秘密联盟是他一手策划的，由他亲自向各家各户的男主人征求意见，获得呼应，就形成了这个堪称共生死的约定。任谁都会想到，一旦“大包干”的秘密盟约暴露，首当问罪的肯定就是他严俊昌了。任谁也都会想到，小岗村一旦分田到户，土地分割成一块一络，一家一户的男女主人在自家分得的田块里耕耙、播种、除草，与集体化的大帮人群劳动的场景相对照，不几天秘密盟约就会大白于天下，这是无法掩盖更无法保密的事。严俊昌难道连这样简单的事都会马虎吗？显然不会。这就让我想到，明知遮掩不住却仍然要做，就是冒死心态了。看着秘密盟约上严俊昌的名字，我的心里已经泛滥出伟大的感觉。

见到这位伟大的农民严俊昌，是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一张方正的脸，一双明澈的眼睛，还有尤为突出的大脑门，头顶是基本全白的头发，我便看到一个睿智却也更为坚实的形象。他已六十六岁，我看到他的服装，是质地不错的西装，当属今天的农民普及了的服饰，我在欣慰的同时，更多的是恍如隔世的感慨。

我们村的安徽菜贩

自进入小岗村，或许自下火车踏上安徽省的大地，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一个安徽人来。掐指算来，竟然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

这是习惯上称作“三年困难时期”的头一年，即1960年。我正读高中一年级，某个星期六从学校回到家里，在村子里遇见一个挑着空筐的陌生人，看样子是刚刚在集市上卖完菜归来。我也不大在意，村子里有陌生男女

过往是常有的事。而这个挑着空筐的陌生人连连和我的两三个乡党打招呼，而且是一种让我听来十分生涩的外地口音，让我难免好奇，便问和他说话的乡党，这是哪里来的菜贩子。乡党随口说是安徽人，又着重加一句，难民。

我随后就知道这是一个不远千里从安徽逃难来到我们村子的难民。据说他先找到我们村子的主事人——党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想从我们生产队的蔬菜地里趸菜卖菜，书记和队长都同意了。据说俩人同意接纳这个安徽人的因由基本一致，于公事说，生产队每天可以少派一个赶集卖菜的劳力。顺便说明一事，自从实行农业合作社以来，我们村这个独立生产队就开辟了一块七八亩的蔬菜种植地，种植时令蔬菜，春夏有韭菜、菠菜、茄子、大葱、洋葱、豆角、西红柿、芹菜、辣椒、大蒜等，秋冬有白萝卜、红萝卜、白菜、冬葱、香菜等。少量给社员分配享用，主要是给生产队增加收入。我们村周边的河川和白鹿原上有三四个规模大小不等的集镇，几乎每天都有逢集的镇子可以销售蔬菜，生产队每天都要派出六七个甚至十多个社员挑着各种蔬菜上原或过灞河赶集去卖菜。这个安徽人从菜园里趸买了蔬菜，生产队每天就可以节省一个卖菜的劳动力了，但也不能不说我们生产队的当家人对这位安徽“难民”的恻隐之心。这个安徽人便在我们村住下来，每天傍晚从集镇上卖完菜回来，马不停蹄直接进入菜园，趸买两筐各种蔬菜，第二天一早就挑着菜筐赶集去了……他竟然在我们村子一住就是四五年。

我约略了解他，是在他到我们村不久的那年暑假。我从学校放暑假回到家中，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个早上挑着装满蔬菜的竹筐出村、傍晚挑着空筐回村的安徽人。我家门前不过三五十步就有一面小坡坎，坡坎下有一孔年代久远的窑洞，曾经是我隔壁一户人家的磨坊，一个圆形的石磨盘，两块同为圆形的磨石，曾经是村民磨麦子的好去处。不知何年何月窑洞的后壁发生坍塌，便没有人再进这孔危窑磨麦了。多年过去，尽管这孔危窑再没有发生坍塌，却也没人来磨麦了。这个安徽菜贩就住在这孔废弃的窑洞里，他每天出门卖菜、傍晚回来，都要经过我家门前。暑假里我可以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了，每逢阴雨天不能出工，便有同村伙伴相约打扑克，往往选中这孔窑洞。阴雨天安徽菜贩也不能赶集卖菜，就只好待在窑里。我曾和他聊天，他尽管姿态很谦诚，却总是不多说一句话。我其实也就问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譬如，你跑这么远路到我们这儿来买菜卖菜，何不在自家村子做这买卖？他大约支吾着说，他的老家生意不好做之类的话，搪塞一下。我大约也问过这样的事——你一年四季不在生产队出工劳动，生产队会允许你出门卖菜给自己挣钱吗？会不会扣下分给你的口粮？他依旧支吾着说他们那里的生产队管得不严，可以外出，不指望生产队分粮了。我之所以会问这些，是依着我们

当地的政策戒律产生的疑问，当地的农业生产队不允许社员私自出门做任何为自己挣钱的事，如有违犯，就不给他乃至全家人分配口粮。我仍不死心，又把曾经听说他是逃难的“难民”的话题提出。他没有否认，却仍然支支吾吾着说是先遭旱灾又遭水灾，颗粒无收……我大体相信了他的说辞，那时不仅安徽省遭灾，整个中国已经陷入“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村子也陷入饥谨年月，瓜菜代食，谷糠充饥，且不赘述。

二十多年过去，这个早已被遗忘的安徽菜贩，突然在某一天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竟让我惊讶半日。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某日，我到区上开会，主题是学习和落实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即在全国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会上放映了一部中国农村发展现状的资料纪录片，其中有一组镜头是拍摄“三年困难时期”安徽省某些村子的景象，整个村庄已人去村空，村子中的道路上长满荒草，一个特写镜头映现的是一户人家围墙里的杆状野草，竟然长到高过围墙里的房子的窗户，快要接上房檐屋瓦了，这样荒芜的屋院连成一片……低沉的解说词告诉观众，村民全部逃荒要饭讨活路去了，尽管没有说饿死人的事，观众大约都会想到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在看着那一组令我惊诧的惨景时，突然想到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是毛泽东在得知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报后乘兴写下的七律《送瘟神》中的两句。他老人家大约怎么也想不到，血吸虫病造成的那种惨不忍睹的景象，几年之后又在中国乡村出现了。自然灾害是一个因素，更重要更直接的因素当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是乡村不识字的乡民都明白的事……我在看到安徽乡村村巷和屋院里的荒芜景象时，就想到那个安徽农民，甚至想象他也许就是纪录片中某个院子的主人……

我已不记得这个安徽农民的名和姓了，却还有他的粗略印象，大约四十出头，中等个头，扁平脸膛，光头，那双眼睛从来也未见过怒色。他和村子里的人碰面，点头说一句客气话便不停脚步地走过去了。他傍晚在菜园里选购几种蔬菜，需得淘洗的就在地头的水车井边淘洗干净，再挑回那孔窑洞，第二天早晨便挑着装满蔬菜的两只竹筐上原或过河赶集去了。他的这种营生持续了四五年，和我们这个不足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的男女老少都再熟悉不过了，却突然在某一段时日，村人发现这个安徽人不见了，似乎缺失了什么，互相打问他的去向。他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某一天悄没声息离去的，据说是包括我们村子在内的地区即将开始搞“四清运动”的诸多传闻风声鹤唳，“三年困难时期”稍得宽松的农村政策又收紧了，阶级斗争的锋芒又显露了，安徽人胆怯了，溜走了……我和村人一样不大在意他的离去。现在在我看到纪录片上那些长满荒草的村巷和屋院时，不仅想到这个安徽菜贩，而

且很自然地想到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妻儿到哪里去了，我尽管不敢猜想他们的结局，却不由得心里发冷。

看着严俊昌领头搞的秘密盟约，及至第二天见到已着西装的严俊昌本人，我都想着那个安徽人。前者冒死联名密约分田到户，后者隐身逃难到千里之外的村子里贩菜谋生。他们在生存危机来临时各自选择了求生的途径，也让我加深了对他们的理解，尤其是对严俊昌这位伟大的农民。

惊天动地“万言书”

在我走进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看到秘密盟约时，我的脑袋里还浮现着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严俊昌是1978年要搞分田到户的，采取的是秘密结盟的方式，盟约文字不过两三行。而杨伟名是公开地建议，把一份名曰《当前形势怀感》（亦称《一叶知秋》）的万言书投递给各级政府和相关领导，从最底层的人民公社直送到市、省以至中央，文章里不乏哲思色彩的辩证和具体建议。座谈会上见到严俊昌时，杨伟名因为那份“万言书”而被迫自杀的惨象浮现在我眼前。这一刻，我顿然悟到一个尤为关键的时间概念，即1978年这个非同寻常的年份。严俊昌们的幸运就在于秘密结盟在1978年，而杨伟名的悲剧概出于1962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及至更不堪的随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他已陷入绝境，只好吞下毒药……

在走进小岗村之前的2005年岁末的寒冬时月，我曾到陕西户县寻访杨伟名这位被许多高人称为“伟大的农民思想家”的足迹。

此事发端于1962年春天。这是时称“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年月，且不赘述乡民吃糠咽菜甚至剥树皮撸树叶拔野草填腹充饥的惨景。杨伟名时任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党支部委员，担任大队文书、会计和调解主任，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和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多次交谈如何摆脱困境。他们尽管也相信中央关于造成“三年困难”的几条原因，却也有自己最直接的疑问。在水丰土厚的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除非百年才可能遇到的特大旱灾能够导致广泛的生存绝望，一般不会发生如此普遍且持久的饥荒，人们记忆里最近的一次旱灾，已经是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况且在民间早就流传着“金周至银户县”的民谣，户县在关中平原都算得上白菜心的好地区，今年的旱灾虽有发生，但灾害程度根本比不得三十多年前那场连续三年滴雨未下的灾难。他们三人在商议如何尽快走出困境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都看到了公社体制的问题和弊端，尤其是“干活不计工分，吃饭（集体食堂）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几经交谈几经讨论，他们三人形成了走出困境的几条举措，决定由杨伟名写成文字稿。